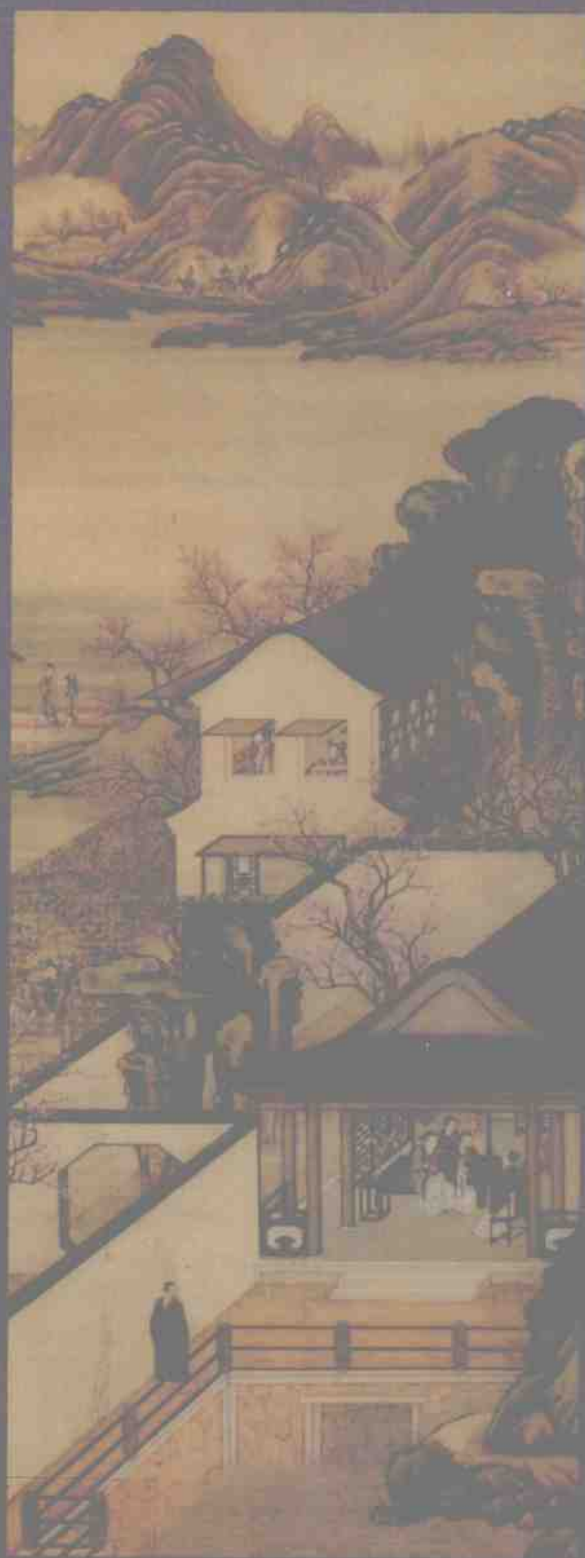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丁巳題



中國私家藏書

主編 末陽



中國私家藏書·卷十五

官場現形記

二度梅全傳

吳江雪

都是幻

玉蟾記

十二樓

《官场现形记》 清·李宝嘉 著 石印本 (10257)

清代长篇小说,六十回。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,重点描绘清末官场之黑暗腐败,揭露封建末世各级官吏昏庸腐朽,贪污贿赂、循私舞弊、钻营作骗的情景,对封建统治者恐洋媚、残害人民的丑态及罪恶,进行无情的鞭挞。由许多相关联的故事联缀而成。

民国·鲁迅藏书

《二度梅全传》 清·佚名 著 清刊本 (10395)

清长篇小说。“惜阴堂主人编辑、绣虎堂主人订阅”,内封题“天花主人编次”,复又题“槐荫堂主人编辑,啸虎堂主人评阅”。书叙唐肃宗时梅家兴亡之事,有多种清代刊本。鲁迅家藏小说众多,他曾以此校订编辑著成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
《吴江雪》 明·吴门佩蘅子 著 残本 (10533)

明代小说,四卷二十回,题“蘅香草堂编著”,自序又题“吴门佩蘅子”,书叙明朝苏州秀才江潮和吴媛的婚姻故事。

《都是幻》 清·潇湘迷津渡者 著 清刻本 (10619)

清代小说合集。皆想象奇特,极似唐人传奇,以梦幻神怪而衍化为才子佳人,寓意深远。

《玉蟾记》 清·通元子黄石 著 清刊本 (10683)

清代小说,写明代大将军张经之子张昆和十二位美人的奇遇,又名《十二美人玉蟾缘》,想象丰富,殊快人意。

《十二楼》 清·李渔 著 清刊本 (10817)

又名《觉世名言》、《觉世十二楼》,清代短篇小说,收短篇小说十二篇,都用楼名作篇名。文笔通俗流畅,情节和人物刻画生动。清初有消闲居精刊本。

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

却说童子良到了苏州。江苏是财赋之区，本是有名的地方。童子良此番是奉旨前来，一为查旧帐，二为筹新款。钦差还没有下来，这里官场上得了信，早已吓毛了。此时做江苏巡抚的，姓徐，号长绵，是直隶河间府人氏，一榜出身。藩台姓施，号步彤，是汉军旗人氏。臬台姓萧，号鹵才，是江西人氏。他俩一个是保举，一个是捐班，现在一齐做到监司大员，偏偏都在这苏州城内。施藩台文理虽不甚清通，然而极爱掉文，又欢喜挖苦。因为萧臬台是江西人，他背后总要说他是个锯碗的出身。萧臬台听见了，甚是恨他。

这日辕期，两司上院见了徐抚台，徐抚台先开口道：“里头总说我们江苏是个发财地方，我们在这里做官也不知有多少好处，上头不放心，一定要派钦差来查。我们做了封疆大使，上头还如此不放心，我们听了，叫人寒心。”施藩台答应了两声“是”，又说道：“回大帅的话，我们江苏声名好听，其实是有名无实，即如司里做了这个官，急急的量人为出，还是不够用，一样有亏空。”徐抚台听了“量人为出”四个字不懂，便问：“步翁说得什么？”施藩台道：“司里说的是量人为出，是不敢浪费的意思。”毕竟徐抚台是一榜出身，想了一想，忽然明白，笑着对臬台说道：“是了，施大哥眼睛近视，把个量人为出的‘人’字看错个头，认做个‘人’字了。”萧臬台道：“虽然看错了一个字，然而量人为出，这个‘人’字还讲得过。”徐抚台听了，付之一笑。施藩台却颇洋洋自得。

徐抚台又同两司说道：“我们说正经话，钦差说来就来，我们须得早为防备。你二位老兄所管的几个局子，有些帐趁早叫人结算结算，赶紧把册子造好，以备钦差查考，等到这一关搪塞过了，我亦决计不来管你的闲事。”藩、臬二司一齐躬身答应，齐说：“像大帅这样体恤属员，真正少有，司里实在感激。”徐抚台道：“多糜费，少糜费，横竖不是用的我的钱，我兄弟决计不来做难人的。”藩、臬两司下来，果然分头交代属员，赶造册子不提。

正是有话便长，无话便短，转眼间童钦差已经到了苏州了。一切接差、请圣安等事，不必细述。且说童钦差见了巡抚徐长绵，问问地方上的情形。徐抚台无非拿场面上的话敷衍了半天，接着便是司、道到行辕禀见。童钦差单传两司上去，先问地方上的公事，随后又问藩台：“单就江苏一省而论，厘金共是若干？”施藩台先回一声“是”，接着说了句：“等司里回去查查看。”童钦差听了，无甚说得。歇了一回，又提到漕米，童钦差道：“这个是你老哥所晓得的了。”谁料施藩台仍旧答应了一声“是”。接着又说了一句：“等司里回去查查看。”童钦差一听，他这个要回去查、那个要回去查，便很有些不高兴，于是回过脸同萧臬台论江南的泉匪。

施藩台又抢着说道：“前天无锡县王令来省，司里还同他说起无锡的九龙山强盗很多，你们总得会同营里时常派几条兵船去‘游戈游戈’才好。不然强盗胆子越弄越大，那里离太湖又近，倘或将来同太湖里的鸟匪合起帮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施藩台说得高兴，童钦差一直等他说完，方同萧臬台说道：“他说的什么？我有好几句不懂，什么‘游戈游戈’，难道是下油锅的‘油锅’不成？”萧臬台明晓得施藩台又说了白字，不便当面揭穿驳他，只笑了一笑。童钦差又说道：“他说太湖里还有什么鸟匪，那鸟儿自然会飞的，于地方上的公事有什么相干呢？哦！我明白了，大约是梟匪的‘梟’字。施大哥的一根木头被人家抗了去了，自然鸟儿没处歇，就飞走了。施大哥好才情！真要算得想入非非的了。”施藩台晓得童钦差是挖苦，他把脸红了一阵，又挣扎着说道：“司里实在是为大局起见，生怕他们串通一气，设或将来造起反来，总不免‘荼毒生灵’的。”童钦差听了，只是皱眉头。施藩台又说道：“现在缉捕营统领周副将这人很有本事，赛如戏台上的黄天霸一样。还是前年司里护院的时候，委他这个差使，而且这人不怕死，常同司里说‘我们做皇上的官，吃皇上家的钱，使将来总要‘马革里尸’才算对得起朝廷。’。”童钦差又摇了摇头说道：“做武官能够不怕死，原是好的，但是你说的什么‘马革里尸’这句话我又不不懂。”施藩台只是涨红了脸，回答不出。萧臬台于是替他分辩道：“回大人的话，施藩司眼睛有点近视，所说的‘马革里尸’大约是‘马革裹尸’，因为近视眼看错了半个字了。就是刚才说的什么‘荼毒生灵’的‘荼’字。想来亦是这个缘故。”童钦差点头笑了一笑，马上端茶送客。一面吃茶，又笑着说道：“我们现在用得这‘荼度生灵’了”。施藩台下来之后，朝萧臬台拱拱手道：“臬翁，以后凡事照应些，钦差跟前是玩不得的。”于是各自上轿而去。

自此以后，童钦差便在苏州住了下来：今天传见牙厘局总办；明天传见铜元局委员，无非查问他们一年实收若干、开销若干、盈余若干。所有局所虽然一齐造了四柱清册呈送钦差过目，无奈童子良还不放心，背后头同自己随员说：“这些帐是伪造的，都有点靠不住，总要自己彻底清查方能作准。”于是见过总办会办、大小委员，都不算数，一定要把局子里的司事一齐传到行辕，分班问话。头一天传上来的一班人，童钦差只略为敷衍了几句话，并不查问公事。这一班退出，吩咐明天再换一班来见。等到第二天，换二班的上来，钦差竟其异常顶真，凡事都要考求一个实在，有些人回答不出，很碰钦差的钉子。于是大家齐说：这是钦差用的计策，晓得头一班上来见的人一定是各局总办，选了又选，都是几个尖子，自然公事熟悉，应对如流，所以无须问得。等到第二班，一来总办没有预备，再则大家见头一天钦差无甚说话，便亦随随便便。谁知钦差忽然改变，焉有不碰钉子之理？司事碰了钉子，其过自然一齐归在总办身上。合苏州省里的几个阔差使总办，一齐都是藩台当权，马上传见施藩台，当面申饬，问他“所司何事？”施藩台道：“司里要算是顶真的了，几次三番同他们三令五申，无奈这些人只有这个材料，总是这么不明不白的。”童子良道：“这里头的事，你可明白？”施藩台道：“等司里回去查查看。”童子良气的无话可说，便也不再理他。

幸亏现任苏州府知府为人极会钻营，而且公事亦明白，不知怎样钦差跟前被他溜上了，

竟其大为赏识,凡事都同他商量。这知府姓卜,号琮名。但是过于精明的人就不免流于刻薄一路,平时做官,极其风厉。在街上看见有不顺眼的人,抓过来就是一顿。尤其犯恶打前刘海的人,见了总要打的。他说:“这班都是无业游民。”往往有打个半死的。因此百姓恨极了,背后都替他起了一个浑号,称他为“剥穷民”。藩台施步通,文理虽然不甚通,公事亦极敷衍,然而心地是慈悲的,所谓虽非好官,尚不失为好人。因见首府如此行为,心上老大不以为然,背后常说:“像某人这样做官,真正是草菅人命了。”亦曾当面劝过他,无如卜知府阳奉阴违,也就奈何他不得。

钦差此番南来，无非为的是筹款。江南财赋之区，查了几天尚无眉目，别处更可想而知了。童子良生怕回京无以交代，因此心上甚为着急。卜知府晓得钦差的心事，便献计于钦差，说是：“苏州一府，有些乡下人应该缴的钱粮、漕米都是地方上绅士包了去，总不能缴到十足。有的缴上八九成，有的缴上六七成。地方官怕他们，一直奈何他们不得，许多年积攒下来，为数却亦不少。”童子良道：“做百姓的食毛践土，连国课都要欠起来不还，这还了得吗！”卜知府道：“其过不在百姓，而在绅士，百姓是早已十成交足，都收到绅士的腰包里去了。苏州省城里还好，顶坏的是常熟、昭文两县，他那里的人只要中个举，就可以出来替人家包完钱漕，进士更不用说了。”童子良道：“你也欠，他也欠，地方官就肯容他欠吗？将来交不到数目不还是地方官的责任吗？”卜知府道：“地方官顾自己考成，亦只好拿那些没势力的欺负，做个移东补西的法子。至于有势力的，拉拢他还来不及，还敢拿他怎样呢！”童子良道：“一个举人有多大的功名？胆敢如此！”卜知府道：“一个举人原算不得什么，他们合起帮来，同他地官为难，遇事掣肘，就叫你做不成功，所以有些州、县只好隐忍。卑府却甚不以此为然。”童子良道：“依你之见如何？”卜知府道：“卑府愚见：大人此番本是奉旨筹款而来，这笔钱实实在在是皇上家的，钱极应该清理的，而且数目也不在少处。为今之计，只要大人发个令，说要清赋，谁敢拖欠我们就办谁。越是绅衿，越要办得凶，办两个做榜样。人家害怕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。不但以后的事情好办，这笔钱清理出来，也尽够大人回京复旨交代的了。”

童子良这两天正以筹不着款为虑，听了此言，虽然合意，但是意思之中尚不免于踌躇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这笔钱原是极应该清理的，但是如此一闹，不免总要得罪人。”卜知府道：“古人铁面无私，大人能够如此，包管大人的名声格外好，也同古人一样传之不朽。而且如此一办，朝廷也一定说大人有忠心，朝廷相信了大人，谁还敢说什么话呢。”童子良经他这一泡恭维，便觉他说的话果然不错，连说：“兄弟照办。但是老兄到底在这里做过几年官，情形总比兄弟熟悉些，将来凡事还要仰仗。”卜知府亦深愿效力。一连又议了几日，把大概的办法商量妥当，就委卜知府做了总办。

卜知府本来是个喜欢多事的人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行文各属查取拖欠的数目，以及各花户的姓名。查明之后，立刻委了委员，分赴各属先去拿人。那些地方官本来是同绅士不对的，今奉本府之命，又是钦差的公事，乐得假私济公。凡来文指拿的人，没有一名漏

网。等到解到省城之后,凡是数目大的一概下监,数目小的捕厅看管。但是欠得年代太久了,总算起来,任凭你什么人,一时如何还得起?于是变卖田地的也有;变卖房子的也有;把现成生意盘给人家的也有,一齐拿出钱弥补这笔亏空。然而这些都还是有产业、有生意的人方能如此,要是一无底子的人,靠自己一个功名,鱼肉乡愚,挟持官长,左手来、右手去,弄得的钱,是早已用完的了。到得此时,斥革功名、抄没家产都不算,一定还要拷打监追。及至山穷水尽,一无法想,然后定他一个罪名,以为玩视国课者戒。因此破家荡产、鬻儿卖女,时有所闻。虽然是咎由自取,然而大家谈起来,总说这卜知府办的太认真了。

闲话少叙。但说卜知府奉到宪札之后,认真办了几天,又去禀见钦差。童子良道:兄弟即日就要起身前赴镇江,沿江上驶,先到南京,其次安徽,其次江西,其次两湖,回来再坐了海船,分赴闽、粤等省。到处查查帐、筹筹款,总得有一年半载耽搁。这事既交代了老兄,大约有半年光景总可清理出一个头绪。”卜知府道:“不消半年。卑府是个急性子的人,凡事到手,总得办掉了才睡得着觉。大约多则三月,少则两月,总好销差。”童子良道:“如此更好。”卜知府回去,真个是雷厉风行,丝毫不肯假借。怕委员们私下容情,一齐提来,自己审问。每天从早晨起来,就坐在堂上问案,一直到夜方才退堂。他又在三大宪跟前禀明,说:“有钦差委派的事,不能常常上来伺候大人。”甚至每逢辕期,他独不到。三宪面子上虽不拿他怎样,心上却甚是不快。

有天施藩台又同萧臬台说道:“听说卜某人是一天到晚坐在堂上问案子,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,这人精明得很,赛如古时皋陶一般,有了他可用不着你这臬台了。”施藩台说这话,萧臬台心上本以为然,无奈施藩台又读差了字音,把个皋陶的“陶”字念做本音,像煞是什么“糕桃。”萧臬台愣了,忙问:“什么叫做‘糕桃’?”施藩台亦把脸红了半天,回答不出。后来方是一位候补道忽然明白了,他把这句话解出来与众人听了,臬台方才无言而罢。

按下卜知府在苏州办理清赋不表。且说此时做徐州府知府的,姓万,号向荣,是四川人氏。这人以军功出身,一直保到道台,放过实缺。到任不久,为了一件什么事,被御史参了一本,本省巡抚查明复奏,奉旨降了一个知府,后来走了门路,经两江总督咨调过来,当了半年的差使。齐巧徐州府出缺,他是实缺降调人员;又有上头的照应,自然是他无疑了。

这万太尊从前做道台的时候,很有点贪脏的名声,就是降官之后,又一直没有断过差使,所以手里光景还好。到任之后,就把从前的积蓄以及新收的到任规费等,先拿出一万银子,叫帐房替他存在庄上,每月定要一分利息。钱庄上不肯,只出得一个六厘。万太尊不答应。后首说来说去,作为每月七厘半长存。这钱庄乃本地几个绅士拼出股份来合开的,下本不到一万,放出去的帐面却有十来万上下。齐巧这年年成不好,各色生意大半有亏无赢,因此钱业也不能获利。后来放出去的帐又被人家倒掉几注,到了年下,这钱庄便觉得有点转运不灵,万太尊一听消息不好,立刻逼着帐房去提那一万银子。钱庄上挡手的忙托了东家进来同太尊说:“请他过了年再提。”万太尊见银子提不出,更疑心这钱庄是挣不住的了,也不及思

前顾后，顿时一角公事给首县，叫他一面提钱庄挡手、押缴存款，一面派人看守该庄前后门户。知县不知就里，正在奉命而行。却不料这个风声一传出去，凡是存户一齐拿了折到庄取现，顿时把个钱庄逼倒。既倒之后，万太尊不好说是为了自己的款子，所以札县拿人，只说：“是奸商亏空巨款，地方官不能置之不问。”但是钱庄已经闭倒，店伙四散，挡手的就是押在县里亦是枉然。后来几个东家会议，先凑了三千银子归还太尊，请把挡手保出，以便清理。万太尊无奈，只得应允，连利钱整整一万零几百银子，现在所收到的不及三分之一，虽说保出去清理，究竟还在虚无缥缈之间，总算凭空失去一笔巨项，心上焉有不懊闷之理。

又过了些时，恰值新年。万太尊有两个少爷生性好赌，正月无事，便有人同他到一爿破落户乡绅人家去赌。无奈手气不好，屡赌屡输，不到几天就输到五千多两。少爷想要抵赖，又抵赖不脱，兄弟二人彼此私下商量，无从设法，便心生一计：将他们聚赌的情形一齐告诉与他父亲。

万太尊转念想道：“这拿赌是好事情，其中有无数生法。”便声色不动，传齐差役，等到三更半夜，按照儿子所说的地方前往拿人，并带了儿子同去，充做眼线。少爷一想，倘或到得那里被人家看破，反为不妙，但是老子跟前又不好说明，只得临时推说肚子疼逃了回来。这里万太尊既已找着赌场所在，吩咐跟来的人把守住了前后户，然后打门进去，乘其不备，顿时拿到十几个人。其中很有几个体面人，平时也到过府里，同万太尊平起平坐的，如今却被差役们拉住了辫子。至于屋主，那个破落乡绅更不用说了。此时这般人正在赌到高兴头上，桌子上洋钱、银子、钱票、银票、戒指、镯头、金表、统通都有，连着筹码、骨牌，万太尊都指为赌具。于是连赌具、连银钱，亲自动手，一搜而光，总共包了一个总包，交代跟来的家人放在自己轿子肚里，说是：“带回衙门，销毁充公。”又亲自率领了多人，故意在这个人家上房、内院仔细查点了一回，然后出来，叫差人拉了那十几个人同回衙门而去。

万太尊明晓得被拿之人有体面人在内，便吩咐把一千人分别看管，第二天也不审问，专等这些人前来说法。果然不到三天，一齐说好，有些顾面子的竟其出到三千、五千不等；就是再少的，三百、二百也有，统通保了出去。万太尊面子上说：“这笔钱是罚充善举。”其实各善堂里并没有拨给分文，后来也不晓得如何报销的。便有人说这回拿赌，万太尊总共拿进有一万几千银子。少爷赖掉人家的五千多不算，当大赌台上楼来的，听说值到三四千亦不算，倘算起来足足有两万朝外，不但上年被钱庄倒掉的一齐收回，而且更多了一倍，真可谓得之意外了。但是被拿的人，事后考究这事是如何被太尊晓得的，猜来猜去，便有人猜到是少爷漏的消息，说道：“太尊的两位少爷是天天到此地来的，独有拿赌的那天没来，如今索性连影子都不见了。赌输了钱，欠的帐都有凭据，他如此混帐，我们要到道里去上控的。他既纵子为非，又借拿赌为名，敲我们的竹杠。如今这笔钱到底是捐在那几善堂里？我们倒要查查看。”众人齐说：“是极。”于是一倡百和，大家都是这个说法。就有人把话传到万太尊耳朵里。万太尊道：“我不怕他要告，先拿他们办了再说。难道他们开赌是应该的？我的儿子好好的在

家里,没有人来引诱,他就会跑出去同他们在一块儿吗?我不办他们,只罚他们出几个钱,难道还不应该?真正又好笑、又好气。”万太尊说罢,行所无事。后来再打听打听,那几个罚钱的人亦始终没有敢去出首,大约是怕弄他不倒,自己先坐不是之故。

但是名气越闹越大,这个消息传到京城里,被一个都老爷晓得了。齐巧这都老爷是徐州人氏,便上了一个折子,大大的拿这万太尊参了几款。这时恰碰着童子良到江南筹款,军机里寄出信来,就叫他就近查办。童子良不免派了自己带来的随员悄悄的到徐州府走了一遭。列位看官,可晓得现在官场凡是奉派查办事件,无论大小,可有几件是铁面无私的?委员到得徐州,面子上说不拜客,只是住在店里查访,却暗地里早透个风给人,叫人到万太尊那里报信。万太尊得了这信,岂有不着急之理?立刻亲自过来奉拜,送了一桌酒席。又想留在衙门里去住几天下来,彼此熟了,还有什么不拉交情的?再加派去的委员亦并不是吃素的,万太尊斟酌送些他、再借些,自然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了。

话休絮烦。此时童子良已由苏州坐了民船到得南京,委员回来禀复了。万太尊晓得事已消弥,不致再有出岔,于是也跟着进省叩谢钦差,并且由先前那个委员替他说,拜钦差童子良为老师,借名送了一份厚礼,自不必说。正当这天进去禀见,同班连他共是三个,那两个也是知府,都在省里当什么差使的。齐巧头天童子良病了一天一夜,又吐又泻,甚是利害。这天本是不见客的,因为万太尊是新收的门生,那两个又有要紧的公事面回,所以一齐都请到卧室里相见。预先传谕万太尊不必行礼,万太尊答应着。进得房来,只见钦差靠着两个炕枕坐在床上,三个人只恭恭敬敬的请了一个安。童子良略微把身子欠了一欠,上气不接下气的敷衍了两句。三人躬身询问:“福体欠安,今天怎么样了?”童子良因晓得那两位知府当中,有一位略微懂得点医道的,先把病势大概说了几句。又叫人把方子取出来请他过目,问他:“怎么样?可用得用不得?”那位不懂得医道的先说道:“大人洪福齐天,定然吉人天相,马上就会痊愈好的。”童子良也不理他。他又听得那个略微懂点医道的说道:“方子不过如此,但是卑府学问疏浅,大人明鉴万里,还是大人鉴察施行罢。”童子良着急道:“这是什么话!我晓得老兄于此道甚是高明,所以特地请教。现在兄弟命在呼吸,还要如此的恭维,也真正太难了。诸位老兄在官场上历练久了,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像这样子,只怕要敷衍到兄弟死了,方才不敷衍呢!”

他俩听了,面孔很红了一阵,不敢做声。到底新收的门生万太尊格外贴切些,因见他俩都碰了钉子,便搭讪着说道:“上吐下泻的病,只要吃两口鸦片烟就好的。”童子良道:“是啊!我从前原本不忌这个东西的,现在到了江南来,因为天天要起早办公事,见客吃了他,很不便当,又要耽搁工夫,又要糜费。像愚兄从前的瘾,总得一两银子一天,所以到了苏州,就立志戒烟,天天吃药丸子。前头还觉撑得住,如今有了病,倒有点撑不住了。”万太尊道:“老师是朝廷的栋梁,就是一天吃一两银子也不打紧。”童子良道:“小处不可大算,一天一两,一年三百六十两。近年来大土的价钱又贵,三百六十两,不过买上十二三只土,还要自己看着煮才

不会走漏，一转眼就被他们偷了去了。”万太尊道：“老师毛病要紧，多化几两银子值得什么。如果要土，门生那个地方本是出土的地方，而且的确确是我们中国的土。门生这趟带来的不多，大约只够老师一年用的，等到门生回去，再替老师办些来。就是老师回京之后，门生年年供应些，亦还供应得起。”童子良一听万太尊有烟土送他，自然欢喜。因为病后，恐怕多说了话劳神，当时示意送客，三人一齐告辞出来。

万太尊回到寓处，把从徐州带来的烟土取出好些，送到行辕。童子良一齐收下，当天就传话出来，叫：“到烟馆里挑选四名煮烟的好手，到行辕伺候。”又叫办差的置办锅、炉、木炭、磁缸等件，预备应用。又特地派了大少爷及三个心腹随员，监督熬烟。大少爷道：“一天就是抽二两，一时那里就抽得这许多？有这些土只要略微煮些，够路上抽的就是了，其余的不必煮，路上带着，岂不便当些？如今一起煮好了，缸儿、罐儿堆了一大堆，还要人去照顾他，一个不留心，不是打碎了罐子，或如倒翻了烟，真正不上算。”童子良低低地说道：“你们小孩子家真正糊涂！我为的如今煮烟炭是有人办差的，就是缸儿、罐儿也不要自己出钱买，等到上起路来，船上不必说，走到旱路还怕没有人替我们抬着走吗？每罐多少，每缸多少，我上头都号了字，谁敢少咱们的？打翻了少不得就叫地方官赔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如今倘若不把他煮好了，将来带到京里，那一样不要自己拿钱买呢？谁来替咱办差？你们小孩子家只顾得眼前一点，不晓得瞻前虑后，这点算盘都不会打，我看你们将来怎样好啊！”一席话说得儿子无言可答。

不多一会，煮烟的也来了，童子良吩咐他们明天起早来煮。到了第二天，他老人家病也好些，居然也能到外面来走走了，就在花厅上摆起四个炉子煮烟，除掉大少爷之外，其余三个随员，虽然不戴大帽子，却一齐穿了方马褂上来，围着炉子，川流不息的监察。童子良也穿了一件小夹袄短打着，头上又戴了一个风帽，拄着拐杖，自己出来监工。弄得三间厅上烟雾腾腾，碰着有些不要紧的官员来见，他就吩咐叫：“请。”人家进来之后，或是立谈数语，或是让人家随便旁边椅子上坐。人家见了，都为诧异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

却说钦差童子良在南京养了半个月，病亦好了，公事亦查完了，总共凑到将近一百万银子光景。因见这边实在无可再筹，只得起身溯江上驶。未曾动身之先，就有安徽派来道员一员，知县两员，前来迎接。及至动身的几天头里，江宁、上元两县，晓得钦差不坐轮船的，特地封了十几号大江船，又用长江水师提督，派了十几号炮船沿江护卫。在路早行夜泊，非止一日，有天到得芜湖，钦差因为没甚公事，未曾登岸。及至将到安庆省城，文武大小官员一起出境迎接，照例周旋，无庸多述。因安徽省现在这位中丞亦有被参交查事件，所以钦差于盘查仓库、提拨款项之后，只得暂时住下，查办参案。

原来此时做安徽巡抚的，姓蒋，号愚斋，本籍四川人氏。先做过一任山东巡抚，上年春天才调过来的。由山东调安徽，乃是以繁调简，蒋中丞心上本来不甚高兴。实因其时皖北凤、亳一带土匪蠢动，朝廷因为这蒋中丞是军功出身，前年山东曹州一带，亦是土匪作乱，经蒋中丞派了兵去治服的，所以朝廷特地调他过来，以便剿办皖北土匪，无非为地择人之意。蒋中丞接印之后，就派了一位营务处上的道台，姓黄，名保信，一员副将，姓胡，名鸾仁，带了五营人马，前去剿办。禀辞的时候，蒋中丞原面谕他们相机行事，及至到得那里，他两个办不下来，就上了一个禀帖，说土匪如何猖狂，如何利害，请加派几营兵以资策应。蒋中丞得禀后，就加派了一员记名总兵，姓盖，名道运，统率了新练的什么常备军、续备军，又是三四营前去救应。

此番蒋中丞因该匪等胆敢抗拒官军，异常凶悍，实属目无法纪，又加了一个札子给他三个，叫他们如遇土匪，迎头痛剿。毕竟土匪是乌合之众，那里经得起这大队人马，不下三个月，土匪也平了，那一带的村庄也没有了。问是怎样没有的，说是早被他三位架起大炮，轰的没有了。于是得胜回朝，蒋中丞自有一番保奏：胡副将升总兵，盖总兵升提督，黄道台亦得了什么“巴图鲁”勇号。正在高兴头上，不提防被御史参上几本，说他们并不分别良莠，一律剿杀；又说蒋中丞滥保匪人，玩视民命，所以派了童子良查办的。

蒋中丞未曾调任之前，安徽有一个候补知府，姓刁，名迈彭，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，凡是省里的红差使、阔差使，不是总办、便是提调，都有他一份。然而除掉上司之外，却没有一个说他好的。蒋中丞亦早已闻得他的大名。等到接印下来，同司、道谈起本省公事，便道：“怎么我们安徽一省候补道、府如此之多，连个能够办事的都没有？”两司听了愕然，各候补道更为失色。蒋中丞歇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但凡有个会办事的，何至于无论什么差使都少不了刁某

人一个呢？就是他能办事，他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本事，有多大能耐？一天到晚，忙了东又忙西，就是有兼人之材，恐怕亦办不了！”各位司、道方才晓得中丞是专指刁某人而言，一齐把心放下。但是大众听抚宪如此口气，知道不妙，就是想要替他说两句好话，也不敢说了。有些穷候补道，永远不得差使的，心中反为称快。

等到下来，早有耳报神把这话传给了刁迈彭了。刁迈彭自从到省十几年，一直是走惯上风的，从没有受过这种瘪子。初听这话，还是一鼓作气的，说道：“明天就上院辞差使，决计不干了。”亲友们大家都劝他忍耐。又有人说：“中丞大约是初到这里，误听人言，再过几天，同你相处久了，晓得你的本领，自然也要倾倒的。”在外亲友劝，在家太太劝，过了两天，刁迈彭的气也平了，也不想辞差使了，仍旧谨谨慎慎上他的局子，办他的公事。却不料藩台因抚台说他闲话，也不敢过于相信他，三四天后，忽然拿他所兼的差使委了别人两个，大约还是些挂名不办事的，正经差使却没有动。刁迈彭一见苗头果然不对，此时一心害怕，惟恐还有什么下文，翻过来求藩台、求臬台，替他在抚台面前说好话，保全他的差使还来不及，亦不说辞差使不干的话了。

毕竟蒋中丞人尚忠厚，因见两司代为求情，亦就答应暂时留差，以观后效。两司下来，传谕给刁迈彭，叫他巴结听差。刁迈彭不但感激涕零，异常出力，并且日夜钻谋笼络抚宪的法子，总要叫他以后开不得口才好。心想：“凡是面子上的巴结，人人都做得到的，不必去做。总要晓得抚台内里的情形，或者有什么隐事，人家不能知道的，我独知道；或者他要办一件事，未曾出口，我先办到，那时候方能显得我的本领。但是他做巡抚，我做属员，平日内里又无往来，如何能够晓得他的隐事？”这天整整躊躇了半夜。

回到上房，正待睡觉，忽然有个老妈，因为太太平时很喜欢他，他不免常在主人眼前说同伴坏话，此时忽被同伴说他做贼，并且拿到贼赃，一时赖不过去。太太只得吩咐局里听差的勇役，一面看守好了这个老妈，一面去追赶荐头，说是等到荐头到来，一起送到首县里去办这事。从吃晚饭闹起，一直等到二更多天，荐头才来。太太正在上房发威，荐头同老妈直挺挺跪在地下。这个当口，齐巧刁迈彭踱了进去，问其所以，太太说了一遍。太太又骂荐头好大的架子，叫了这半天才来。荐头分辩说道：“实为着抚台大人的三姨太太，昨日添了一位小少爷，叫我雇奶妈。早晨送去一个，说是不好。刚才晚上又送去一个，进去之后，又等了好半天。所以误了太太这里的差事。只求太太开恩！”太太听了这话，心上生气，说他拿抚台压我。正待发作，谁知刁迈彭早听的明明白白，忽然意有所触，又见老妈年纪尚轻，甚是洁净。刁迈彭便心上一计，连向太太摇手，叫他不要追问。太太摸不着头脑，刁迈彭急走上前，附耳说了两句，太太明白，果然就不响了。刁迈彭忙叫荐头起来，向他说道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们做荐头的人也管不了这许多，荐来的人做贼，是怪不得你的。不过是你的来手，却不能不同你言语一声。刚才太太因为你来得晚了生气，如今把话说明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”荐头正为太太说要拿他当窝家办，吓得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。如今见刁大人这番说话，不但转愁

为喜，立刻爬在地下替大人、太太磕了几个响头，回转身来，就把那偷东西的老妈打了两下巴掌，又着实拿他埋怨了几句。刁迈彭又道：“这个人我本是要送他到县里重办的，只为到得县里，一定要追及荐头人，于你亦有不便。我如今索性拿他交代与你带去，只要把偷的东西拿回来，看你面上，饶他这一遭，等他以后别处好吃饭。”那老妈听了，自然也是感激的了不得，亦磕了几个头，跟了荐头千恩万谢而去。

第二天刁太太这里仍旧由原荐头荐了个人来。刁迈彭有意笼络这荐头，便同他问长问短，故意找些话出来搭讪着同他讲。后来荐头来得多了，刁迈彭同他熟惯了。甚至无话不谈。有天刁迈彭问他：“抚台衙门里，你可常去？”荐头道：“现在院上用的老妈，一大半是我荐得去的。”刁迈彭道：“有什么伶俐点的人没有？”荐头道：“可是太太跟前要添人？”刁迈彭道：“不是。现在没有这样伶俐人也不必说，等到有了你告诉我，我自有用他的去处，并且于你也有好处的。”荐头道：“可惜一个人，大人公门里若能再叫他进来了，这个人倒是很聪明的，而且人也干净，模样儿也好，心也细，有什么事情托他，是再不会错的。”刁迈彭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又问：“我这里为什么不能再来？”荐头道：“就是前个月里人家冤枉他做贼撵掉的那个王妈。大人明鉴：人家说他做贼是冤枉的，同伙里和他不对，所以说他做贼，无非想害他的意思。”刁迈彭道：“这个人很不错，太太本来也很喜欢他。不过同伙当中都同他不对，因此我这里他站不住脚，所以太太亦只好让他走了干净。至于做贼的一件事，我也晓得冤枉的，所以当时我并不追问。”荐头道：“大人、太太待他的恩典，他有什么不知道！”刁迈彭道：“知道就好，可见得就不是个糊涂人，如今又是你的保举，我现在就用他亦可以。”荐头道：“他出去之后，我又荐他到南街上的刘道台公馆里去。刘道台是一直没有当过什么差使的，公馆里没有出息，听说老妈的工钱都是付不出的。所以王妈虽然去了，并不愿意在他家，闹着要出来。既然大人要他，我回去就带信给他，仍旧叫他到这里来伺候大人同太太就是了。”刁迈彭道：“钱归我出，而且还可以多给他些好处。但是这个人并不是要他来伺候我，亦不是要他来伺候我们太太，要他去伺候一个人。伺候好了，我还重重有赏，连你都有好处的。”荐头听了，还当是刁大人有什么外室，瞒住了太太，因是熟惯了，便凑前一步，附耳问道：“可是去伺候姨太太？”刁迈彭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你不要乱猜。”荐头道：“这个我可猜不着了，到底去伺候谁，请大人吩咐了罢。”刁迈彭道：“现在离年不多几天了，我还要消停几天，今日不同你说，等你回家猜两天，猜不着，等我过了年再告诉你。”荐头无奈，只得回去。

正是光阴似箭，转眼又是新年了。这天是大年初五，那荐头急忙赶到刁公馆里给大人、太太叩喜。齐巧太太被一位要好的同寅内眷邀去吃年酒去了，只有刁迈彭在家。荐头便问：“大人去年所说的那桩事情，可把我闷坏了。今日请大人吩咐了罢。”刁迈彭说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本来今天就要告诉你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件事你能替我办成，我老爷的升官，连你的发财，统统都在里头。”荐头听了，直喜得眉花眼笑，嘴都合不拢来。

刁迈彭正要望下说时，恰巧管家头戴大帽子，拿了封信进来，说是：“老爷的喜信来了。”

刁迈彭听了，不觉陡然愣了一愣，于是把话头打住。原来上年刁迈彭曾经托过京里一个朋友谋干一件事情，这个管家乃是刁迈彭的心腹，晓得此事，所以今天接着了这封京信，以为必定是那件事的回信来了。及至刁迈彭拆开看过之后，才知不是。于是搁在一边。

管家退去，刁迈彭方才说道：“我托你不为别的，为的你常常荐人到抚台衙门里去，就是上回歇掉的那个王妈，我看这人还伶俐，我想托你拿他荐到抚台衙门里去。我这里有四十两银子，二十两送你吃杯茶，那二十两你替我给了王妈。你可晓得我托你把他荐了进去，所为何事？专为叫他在里头做一个小耳朵。凡是抚台大人有什么事情，都来告诉我，就是没有事情，或是大人说些什么闲话，一天到晚做些什么事情，只要是他知道的，都可以来告诉我。我公馆里他不便来，他可送信给你，由你再传给我。但是至多三天总得报一次。这件事情办成，我还要重重的谢你；以后若是王妈他家里缺什么钱用，你告诉我，都由我这里给他。”那荐头听了刁迈彭的一番话，沉吟了一回，回说：“这人现在已不在刘公馆了，另外找了一个人家，听说出息很好，等我去挖挖看。大人赏他的银子，我带了去。这个请大人收了回去，我们怎好无功受禄呢。”刁迈彭道：“这一点点算不得什么，你也不必客气，将来我还要补报你的。”荐头见刁迈彭执意要他收，他亦乐得享用，于是千恩万谢，揣了银子而去。走出宅门，刁迈彭又拿他喊住，问道：“你拿他送进去给那一个？倘若送到不相干人的跟前，那是没用的。”荐头道：“现在是二姨太太拿权，我自然拿他送到二姨太太跟前，大人放心就是了。”刁迈彭见他说话在行，也自放心。

果然那荐头回去找到王妈，交代他十两银子，把刁迈彭的一番盛意说知，并说以后还有周济他。王妈自然欢喜。本来他此时在刘公馆里出来，正待找主，有了这个机会，随即一口答应。齐巧院上传出话来，二姨太太房里要雇个老妈，又要干净，又要能干。荐头得信，便把这王妈荐了进去。试了两天工，居然甚合二姨太太之意。当时荐头先把进去情形禀报过刁迈彭。过了两天，王妈传出话来，无非抚台大人昨日欢喜，今天生气的一派话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。以后或三天一报，或两天一报，都是些不要紧的，甚至抚台大人同姨太太说笑的话也说了出来。刁迈彭听了，不过付之一笑。只有一次是二姨太太过生日，别人都不晓得，只有他厚厚的送了一份礼。虽然抚台大人有命璧谢，未曾赏收，然而从此以后，似乎觉得有了他这个人在心上，便不像先前那样的犯恶他了。以后又有两件事情被他得了风声，都抢了先去，不用细述。

单说有天王妈又出来报说，说是抚台大人这两天很有些愁眉不解。听得二姨太太讲起，说他老人家前年上京陛见的时候，借了一家钱庄上一万二千银子，前后已还过五千，还短七千。现在这个人生意不好，店亦倒了，派了人来逼这七千银子。这位大人一向是一清如洗的。现在这个来讨帐的人，就住在院东一爿客栈里面。大人想要不还他，似乎对不住人家，而且声名也不好听，倘若还是还他，一时又不凑手，因此甚觉为难。

刁迈彭听在肚里，等到王妈去后，便独自一个踱到街上，寻到院东几爿客栈，一家家访

问,有无北京下来的人。等到问着了,又问这人名姓,问他到此之后,可是常常到院上去的,并他来往的是些什么人,都打听清楚。刁迈彭是在安庆住久的,人头既熟,便找到这人的熟人,托他请这人吃饭,他却自己作陪。席面上故意说这位抚台手里如何有钱,好叫那人听了回去逼的更凶。过了一天,果然王妈又来报,说大人这两天不知为着何事,心上不快活,一天到夜骂人,饭亦吃不下去。

刁迈彭听了欢喜,心想道:“时候到了。”便打了一张七千两的票子,又另外打了一百两的票子,带在身上,去到栈房,找那个讨帐的说话。幸喜几天头里在台面上同那人早已混熟了,彼此来往过多次,那人亦曾把讨帐的话告诉过刁迈彭。刁迈彭立刻拍着胸脯,说道:“我们这位老宪台是有钱的,不应如此苛刻。你只管天天去讨,将来实在讨不着,等我进去同他帐房老夫子说,划还给你就是了。”果然那人次日进去,逼的更紧。抚台不便亲自出来会他,都是官亲表侄少爷出来同他支吾。有时或竟在门房里一坐半天,弄得个抚台难为情的了不得,而又奈何他不得。想要同下属商量,又难于启齿。正在急的时候,忽然一连三天不见那人前来。合衙门的人都为诧异,派个人到他住的栈房里打听打听,说是已经回京去了。栈房里的人还说:“这人本是专为取一笔银子来的,如今人家银子已经还了他,还住在这里做什么呢?”出来打听的人回去,把这话禀报上去,弄得个抚台更是满腹狐疑,想不出其中缘故。

原来刁迈彭自从王妈送信之后,他袖筒银票,一直径到栈房,找到那人,自己装做是抚台帐房里托出来做说客的。起先只允还一半,那人不肯;然后讲到让去利钱,那人方才肯了。叫他取出字据,银契两交,一刀割断。然后又把那一百两的票子取出,作为抚台送的盘川,那人自是感激。又叫他写了一张谢帖。那人次日便动身回京而去。刁迈彭把笔据、谢帖带了回家,心上盘算:“银子已代还了,抚台的面子亦有了;怎么想个法子,叫抚台晓得是我替他还的才好。意思想托个人去通知他,恐怕他不认,亦属徒然;若是自己去当面同他讲,更恐怕把他说臊了反为不美。而且这字据又不便公然送还他。”踌躇了好两天,才想出一个法子,当天足足忙了半夜。

诸事停当,次日饭后上院。这几天抚台正为要帐的人忽然走了,心上甚是疑惑不定,见他独自一个来禀见,原来不想见他,后来说是有事面回,方才见的。进去之后,敷衍了几句,并不提及公事。等到抚台问他,刁迈彭方才从从容容的从袖筒管里取出一个手折,双手送给抚台,口称:“大人上次命卑府抄的各局所的节略,凡是卑府所当过的差使,这上头一齐有了,此外卑府没有当过的,不晓得其中情形,不敢乱写。”抚台听了,一时记不清楚自己从前到底有过这话没有,随手接了过来,往茶几上一搁,道:“等兄弟慢慢的看。”刁迈彭道:“这后头还有卑府新拟的两条条陈,要请大人教训。”抚台听说有条陈,不得不打开来,一页一页的翻看,大略的看了一遍。前面所叙的无非是他历来当的差使,如何兴利、如何除弊的一派话;后头果然又附了两条条陈,一条用人,一条理财,却都是老生常谈,看不出什么好处。抚台正在看得不耐烦,忽地手折里面夹着两张纸头,上面都写着有字。一张是八行书信纸写的,一张是

红纸写的。急展开一半来一看,原来那张信纸写的不是别样,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银子的字据;那一张就是来讨银子的那个人的谢帖。再看欠据上却早已写明收清涂销了。抚台看了,当时不觉呆了一呆,随时心上亦就明白过来,连手折、连字据、连谢帖,卷了一卷,攥在手里,说了声:“兄弟都晓得了,过天再谈罢。”说完,端茶送客。

且说抚台蒋中丞送客之后,袖了那卷东西回到签押房里,打开来仔仔细细的看了一回,的确是那张原据七千多银子,连利钱足足一万开外。如此一笔巨款,他竟替我还掉,可为难得!但是思想不出他是怎么晓得的,真正不解。接着又看那张谢帖,写明白“收到一百银子川资”的话,心想:“他这又何苦呢!正项之外,还要多贴一百银子。”仔细一相,明白了:“这是他明明替我做脸的意思。这人真有能耐,真想得到,倒看他不出!从前这人我还要撤他的,如今看来倒是一个真能办事的人,以后倒要补补他的情才好。”跟手又把他那个手折翻出来,自头至尾看了一遍。虽然不多几句话,然而简洁老当,有条不紊,的确是个老公事。再看那两条条陈,亦觉得语多中肯,在候补当中,竟要算个出色人员。

盘算了一会,回到上房,接着吃晚饭。二姨太太陪着吃饭,正议论到那个要帐的走的奇怪。蒋中丞连忙接口道:“我正要告诉你们,这银子竟有人替我代还了。”二姨太太听了诧异,忙问:“是谁还的?”蒋中丞便一五一十的统通告诉了他,又说:“刁某人是个候补知府,现在当的是什么差使?”此时齐巧王妈站在二姨太太身旁,伺候添饭,他心上是明白的,忙插嘴道:“这位老爷我伺候过他,他的光景我是知道的,虽然当了这几年的差使,还是穷的当当,手里一个钱都没有,那里来的这一万银子呢?不要不是他罢?”蒋中丞道:“的确是他。他当的都是好差使,还怕没钱。头两万银子,算来难不倒他。”王妈道:“这位老爷的的确确没有钱。我伺候过他的太太一年多,还有什么不晓得的。他的太太亦时常同我们说:这些差使给了我们这位老爷,真正冤枉呢!除掉几两薪水之外,外快一个不要,这两年把我的嫁妆都赔完了,再过两年就支不住了。这些差使若是委在别人身上,少说有五六万银子的财好发。”蒋中丞听了疑惑道:“既然没得钱,怎么能够替我还帐呢?”王妈道:“这位老爷钱虽不要,然而手笔很大,一千、八百的,常常帮人,自己没有钱,外头拖亏空,所以他身上听说有毛五万银子的亏空。如今这笔钱,想来又是什么庄上拉来的。有几个差使在身上罩住,那里总还拉得动?但怕将来没了差使,不晓得拿什么还人家呢?”蒋中丞听了,心上盘算道:“据他这样说来,真正是个好人了。”

从此以后,蒋中丞便拿他另眼看待,又委他做了本衙门的总文案,没有事情,都可以穿了便服一直到签押房里同抚台谈天的。此时刁大人的声光竟比蒋中丞未到任之前还好。人家看了,都为奇怪,齐说:“某人做官真有本事,无论什么抚台来,一个好一个。”总猜不出是个什么诀窍。

又过了一个月,童钦差要来的话早已宣布开了,所有当银钱差使的人,一齐捏着一把汗。刁迈彭更不必说。还算他有才具,只在暗地里布置,外面却丝毫不肯矜张。等到钦差到了安

庆住下，叫他们造报销，他早已派人在南京抄到人家报销的底子，怎样钦差就赏识，怎样钦差就批驳，他都了然于心，预备停当。等到这里钦差才吩咐下来，他第二天就把册子呈了上去，又快又清楚，合了钦差的心。钦差看了大喜，一连传见过三次，所说的话，又甚对钦差的脾胃。以后通省各局所的册子都造好送了上来，钦差看了，有好有歹，然而总不及刁迈彭的好。因此钦差很赏识他，同蒋抚台说要上折子保举他。抚台是承过他的情的，岂有不赞成之理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钦差童子良因奉朝廷命查办蒋抚台“误剿良民，滥保匪人”一案，案情重大，所以到了安庆之后，声色不动，早派了两个心腹，前往凤、亳一带密查。等到这里司库局所盘查停当，先前委出去查事的人亦已回来了，径同御史参的话丝毫不错。钦差便行文抚台，叫他把记名提督盖道运、候补道黄保信、候补总兵胡鸾仁三员，先行摘去顶戴，有缺撤任，有差撤委，一齐先交首府看管，听候严参，归案审办。这事一出，大家又吓毛了。

先前蒋抚台也听见风声不好，便有人送信给他说，为的就是上年皖北剿匪一案。蒋抚台说：“我有地方官奏报为凭，所以才发兵的。至于派出去的人误剿良民，这个我坐在省城里，离着一千多里路，我怎么会晓得呢？这个须问他们带兵的，其过并不在我。”又有人把这话传给了盖道运等三个说：“看上去抚台不肯帮忙。”盖道运道：“我们是奉公差遣，他不叫我们去杀人，我们就能够乱杀人吗？这件事是他叫我们如此做的。钦差问起来，我有他的札子为凭，咱不怕！”说完，便把札子取了出来，给大众瞧了一瞧，仍旧拽在身上，又说一声：“这是咱的真凭据！”黄保信、胡鸾仁两个听他如此一说，亦各把心放下。随后又有人把盖道运的话告诉了蒋抚台。蒋抚台一听大惊，便把札子的原稿吊出查看，觉得所说的话虽然过火，尚无大碍，惟独后头有一句是叫他们“迎头痛剿”。看到这里，不觉把桌子一拍道：“完了！这是我的指使了，深悔当初自己没有站定脚步，如今反被他们拿住了把柄。”自己恼悔的了不得，然而又是一筹莫展。晓得刁迈彭见多识广，才情极大，况且这些属员当中，亦只有同他知己，于是请了他来，密商这件事如何办法。

这件事刁迈彭是早已知道了的了。三人之中，黄保信黄道台还同他是把兄弟。依理，老把兄遭了事情，现在首府不管，做把弟人就应该进去瞧瞧他，上司跟前能够尽力的地方，替他帮点忙才是。无奈这位刁迈彭一听抚台有卸罪于他三人身上的意思，将来他三人的罪名，重则杀头，轻则出口，断无轻恕之理，因此就把前头交情一笔勾销，见了抚台绝口不提一字，免得抚台心上生疑，这正是他做能员的秘诀。此时抚台传见，正为商议这件事情，他便迎合宪意，说他三人如何荒唐，极该拿他三人重办，一来塞御史之口，二来卸大人的干系。倘若大人再要回护他三人，将来一定两败俱伤，于大人反为无益。蒋抚台听了，虽甚以他话为然，但是因为前头自己实实在在下过一个札子，叫他们迎头痛剿，如今把柄落在他们手里，钦差提审起来，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札子呈上去的，岂不是一应干系都在自己身上，他们罪名反可减轻。故把详细情节告诉了刁迈彭，问他如何是好。